

漢書門類  
五七一號  
二函  
五架  
五の冊

内閣文庫  
漢書類  
五七一號  
二函  
五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71
冊數	50(23)	
函號	279	6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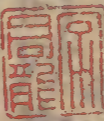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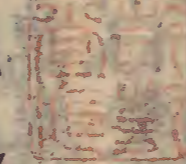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七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吳興後學凌雅隆輯



隆按季布重諾  
季布田叔輕死  
皆古烈士者流  
而非徒為任俠  
焉者故破史不  
以入俠傳而合  
之別為一傳云  
史記有文以有  
名二字為關鍵  
惟其有名故周  
氏匿之朱家買  
之勝公為帝言  
之曹丘生欲得  
書請之而高帝  
購之以千金文  
帝欲任之以為  
御史大夫皆從  
有名得來在採  
結之曰布名所  
以益聞正與有  
名有首尾相應  
又按篇中不及  
次布任俠事以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應劭曰任謂在使也如淳曰相與信  
託以事也如淳曰相與信  
為任同是非為俠師古曰  
任謂在使也如淳曰相與信  
挾也以權力使師古曰  
任謂在使也如淳曰相與信  
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項籍滅高祖購求布  
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  
師古曰舍匿也項籍滅高祖購求布  
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師古曰其蹤迹也師古曰能聽臣  
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剄布許之  
廼髡鉗布衣褐師古曰師  
曰衣著之也褐置廣柳車中  
服虔曰東郡謂廣柳車  
毛布之衣也柳衣車若周禮  
魯車也晉灼曰周禮說衣嬰柳  
聚也象飾之所聚也此為載以  
空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  
說晉鄭二并與其家僮數十人  
之魯朱家所賣之師古曰  
見朱家魯人朱家心知其季布也  
買置田舍乃之雜見游俠傳  
陽見汝陰侯滕公為滕令遂號為滕公  
說曰季布何

其所相與排難  
而揚名者皆謂  
翻依者流而波  
及第季心所長  
昔當時有名依  
十班採總結之  
曰心以軍布以  
諸聞與中則布  
之使雖不言可  
概見也已

趙昉曰布老將  
也故知用兵之  
利害使其亦如  
諸將之阿諛順  
旨則必騷動天  
下因布一言而  
止其為利溥哉  
史稱布為賢將

其或以此  
隆按以噲時亦  
在其中句折噲  
噲言始屈此史  
記所無

劉放曰見罷者  
猶言見逐見棄  
耳非引見而罷  
也

不依作

劉放曰招權謂  
依為形執招權

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師古曰職常也言此乃常項  
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下人  
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  
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  
鞭荆平之墓也師古曰荆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殺吳伐楚平王  
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  
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間果言  
如朱家指師古曰侍侍於天上乃赦布當是時諸公  
皆多布能摧剛為柔師古曰多朱家亦以此名聞當  
世布召見謝拜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軍于嘗為書  
嫚呂太后師古曰嫚讀與慢同太后怒召諸將議之  
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  
阿呂太后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

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  
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謾音謾又音莫連反且秦以  
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瘳音夷瘳音丑雷反  
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  
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  
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夫人又言其勇使酒難近應劭曰  
酒也師古曰言因酒落洽而使至畱邸一月師古曰  
氣也近謂附近天子為大臣也布進曰臣待罪河東  
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入譽召  
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入譽召  
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  
師古曰窺見也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  
耳布之官辯士曹立生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求

師古曰窺見也

上默然慙曰

河東吾股肱

郡故特召君

耳布之官

辯士曹立

生數招權

顧金錢

孟康曰招求

歸已也顧金錢  
若謂志在金錢  
也顧猶念也

茅坤曰布急聲  
名人被曹五一  
言打着

王世貞曰帝取  
天下孰非用間  
納叛以有之而  
獨丁公稱區區  
二心也蓋帝方

滅楚以威天下  
而丁公首著其  
既醜之既儻  
而為此言以掩  
也若季布則必  
欲誅之購之必  
而朱家始以間  
投滕公賜帝以  
走虜走胡之說  
而後赦耳非賞  
布節也  
丘濬曰高帝斬  
丁公赦季布有  
公天下之意  
茅坤曰只為帝  
不殺布故并次  
丁公本末以見  
之

隆按布傳本史  
記原文只叙布  
哭越一事始末

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李奇曰持權屬請  
人顧以金錢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貴  
人威權因以請託故事賢人趙談等者趙談也與實  
得他人顧金錢也  
長君善服度曰景帝舅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  
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布實長君書與  
布為也實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  
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師古曰使人先致也布果大怒待  
曹丘曹丘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  
季布諾師古曰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  
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  
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  
厚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布弟季心氣  
蓋關中遇入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為死嘗殺  
人亡吳從爰絲匿長事爰絲師古曰絲爰盜字言弟  
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如淳曰中尉到都

不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為師古曰詐自稱  
也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  
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師古為項羽將逐窘高祖  
曰此母弟為同母異父之弟  
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危哉  
師古曰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言吾與固  
俱是賢豈相危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丁公引  
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師  
曰徇行示也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  
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樂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常與布游師古曰家人  
人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也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  
也古曰謂庸作受顧也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畧賣為  
奴於燕為其主家報仇燕將滅茶舉以為都尉茶為

劉會孟曰下詔捕收視者政復欲以此視人心得義士耳此高帝術也

楊慎曰藥布明其功罪無一語不肯祭至謂其亦欲傳之萬世感動深切

隆按請就亭與越亭之相顧隆按班掾借布自語一一結應前案

隆按叔傳本史記原文而刪之

隆按叔等自髮鉗隨趙王為欲白趙王不及耳漢書刪去不載以語在叔傳也

燕主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言上請贖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師古曰越亭之方提趨湯而欲投之於湯也趨獨也師古曰趨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梁地師古曰徒但也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漢壹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

臣生不如死請就亭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入也富賢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功封為郇侯蘇林曰郇音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樂公社布薨子貫嗣侯師古曰貫音奔孝武時坐為大常犧牲不如令國除田叔趙陘城人也蘇林曰陘音刑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鉅公師古曰鉅音鉅為入廉直喜任俠游諸公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隨王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

茅坤曰史記于  
餘年下多會高  
后卒十二字漢  
書刪之是

洪邁曰按田叔  
孟舒同隨張王  
今叔指言舒事  
幾下自薦矣而  
叔不以爲嫌帝  
不以爲遇一言  
開悟遂復用之  
君臣之誠意相  
與如此  
隆按是乃所以  
爲長者與上長  
者固殺人乎句  
相應

邵寶曰此即所  
謂經術吏之所  
處也  
宗臣曰梁王者  
馬知其無七國  
之謀也哉苟非  
委曲以全其名  
而乃束縛之以  
甚其怒則前日  
之變復見於梁  
而鼂錯殺身之  
禍將移于叔矣  
叔其善權天下  
之事者乎

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  
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  
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  
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  
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常大入孟舒  
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  
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  
罪三族然孟舒自髮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  
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  
來爲邊冠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  
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師古曰毆  
與驅同言  
從支長音昔木反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於是上曰  
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

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  
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師古曰索叔曰上無  
以梁事爲問也今梁王不伏誅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  
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  
以爲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  
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皆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  
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師古曰中府王  
之財物藏也  
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師古  
曰不  
爾是則王爲惡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  
暴坐苑外師古曰於外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爲舍  
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  
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以壯勇爲衛將軍舍人張晏曰  
衛青也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爲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

出

本方

茅坤曰史記所載褚先生別次田叔任安于其下可觀黃震曰季布俠士樂布田叔義士叔尤長者楊慎曰死非其所固賢者所重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之法也楊慎曰班固謂田叔誠知所處予以為田叔之隨士雖以身死之何益于趙此與婢妾賤人感慟自殺者何異哉篇在為知所

隆按班祿先總與五王子前為綱領而後分叙子後此亦一格

隆按次食七十餘城二句為後內史士之言立案

史失官後使刺三河還如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也秦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命太子得亡坐縱反者族師古曰遣仁掌閉城門乃命太子得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

名楚身履軍塞旗者數矣師古曰履軍戰勝蹈履之李也師古曰謂勝敵拔取旗可謂壯士及至困厄奴僕苟

活而不變何也師古曰僕古戮字也奴僕彼自負其材受辱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

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慟而自殺非能勇也師古曰感慟謂感念局狹為小節其畫無理之至耳蘇林曰俚賴也言其計

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如淳曰太史公曰雖古烈士何以加哉非死者難處死者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八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高五王傳第八 高皇帝八男呂后生孝惠帝曹夫人生齊悼惠王肥

薄姬生孝文帝戚夫人生趙隱王如意趙姬生淮南厲王長諸姬生趙幽王友趙其王恢燕靈王建鄭氏

姬姓也張晏曰非一之稱也師古曰諸姬總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言之不知氏族及

秩次者則云諸姬也而趙幽以下三王非必同冊益以皆不知其所生之姬姓故總言之文三王傳云諸

姬生代孝王參梁懷王揖景十三王傳云屬諸姬子於栗姬此意皆同張云非一近得之矣春秋左氏傳

豈以諸為姓乎鄭說非矣共讀日案 淮南厲王長自有傳

齊悼惠王肥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高祖六年立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孟康曰

大

隆按鴆酒一節  
又記載呂后紀  
班移入於此  
於齊王事更詳

王維慎曰  
事與上友學和  
應

隆按趙幽王史  
記載呂后紀班  
史移入於此良  
是

茅坤曰歌古雅  
而衰

燕飲太后前置齊王上坐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  
之禮故曰太后怒迺令人酌兩卮鴆酒置前應劭曰  
家人也身赤日食蠖蛇野葛以令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  
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師古曰齊王怪之因不  
欲俱為壽太后恐自起反卮師古曰音幡齊王怪之因不  
敢飲陽醉去問知其鳩迺憂自以為不得脫長安師  
日脫免也言死於長安師古曰內史王太后  
安不得更至齊國也師古曰內史王太后  
獨有帝與魯元公主今王有七十餘城而公主迺食  
數城王誠以一郡上太后為公主湯沐邑太后必喜  
王無患矣於是齊王獻城陽郡以尊公主為王太后  
師古曰為齊王太后也言以母禮呂太后喜而許之  
師古曰所以自媚也解具在惠紀  
迺置酒齊邸樂飲遣王歸國後十二年薨子襄嗣  
趙隱王如意九年師古曰高祖四年高祖崩師古  
王之呂太后徵王到長安鴆殺之無子絕

趙幽王友十一年立為淮陽王趙隱王如意死孝惠  
元年徙友王趙凡十四年友以諸呂女為后不愛  
愛宅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曰呂氏安得  
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怒以故召趙主趙王  
至置邸不見令衛圍守之不得食其羣臣或竊饋之  
輒捕論之趙王餓乃歌曰諸呂用事兮劉氏微迫脅  
王侯兮疆授我妃我妃既妒兮誣我以惡師古曰惡  
讒女亂國兮上曾不寤我無忠臣兮何故弃國自快  
中野兮蒼天與首師古曰言已之理于嗟不可悔兮  
寧早自賊師古曰賊害也悔不覺乃被幽餓也為王  
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遂幽死以  
民禮葬之長安高后崩孝文即位立幽王子遂為趙  
王二年有司請立皇子為王上曰趙幽王幽死朕甚



王維楨曰得書趙相內史以諫死者其志也

王維楨曰景帝憐德悍以守正死而封其子列侯請帝乞恩哉

憐之已立其長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皆可王於是取趙之河間立辟彊是為河間文王文王立十二年薨子哀王福嗣一年薨無子國除趙王遂立二十六年孝景時鼂錯以過削趙常山郡諸侯怨吳楚反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德悍師古云其相建德內史王悍下云燒殺德悍是為相姓建名德也而景武功臣侯表云遠侯橫父建德以趙相死事子侯則是不知其姓表傳不同疑後人轉寫此傳誤脫去一建字也發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此使匈奴與連和漢使曲周侯酈寄擊之趙王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匈奴聞之亦不肯入邊樂布自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國除景帝憐趙相內史守正死皆封其子為列侯

隆按此傳前段本史記原文而增損之而懿王以下則鈔錄自為續云

隆按此傳前段本史記原文而增損之而懿王以下則鈔錄自為續云

趙其王恢十一年梁王彭越誅立恢為梁王十六年趙幽王死呂后徙恢王趙恢心不樂太后以呂產女為趙主后王后從官皆諸呂也內擯權微司趙王王不得自恣王有愛姬王后鴆殺之王乃為歌詩四章令樂人歌之王悲思六月自殺太后聞之以為用婦人故自殺無思奉宗廟禮廢其嗣

燕靈王建十一年燕王盧縮亡入匈奴明年立建為燕王十五年薨有美人子師古曰王之美人生子也太后使人殺之絕後  
齊悼惠王子前後凡九人為王太子襄為齊哀王次子章為城陽景王興居為濟北王將間為齊王志為濟北王辟光為濟南王師古曰賢為菑川王印為膠西王雄渠為膠東王齊哀王襄孝惠六年嗣立明年

隆按以呂祿女  
妻之伏後知其  
謀案  
又按漢人琅邪  
王伏後給琅邪  
王家

蒙坤曰劉章慷慨  
節節自有高祖  
風  
劉放曰見子畜  
之不以人臣待  
之也乃父直謂  
王肥爾  
許應元曰見子  
畜之與下文齊  
王自以見子年  
少意同  
陳仁子曰果虛

疾一命卒亦不  
能自已然機亦  
大露幸祿之  
屬索憚之爾  
弟曰章得以  
軍法請亦以尚  
呂祿女也不然  
諸呂側目而太  
后以法誅之矣  
隆按劉氏為疆  
與劉氏不得職  
句相顧

隆按埋與其舅  
駟鈞句為下文  
母家駟鈞亞炭  
張本  
許應元曰馬陵  
人召也為陳勝  
向也及秦致東  
陵廢父平為蕭  
何畫策者各一  
人并此凡三召  
平矣

惠帝崩呂太后稱制元年以其兄子酈侯呂台為呂  
王師古曰酈音敷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年哀王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為朱虛侯以呂祿  
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皆宿衛長安  
高后七年割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是  
歲趙王友幽死於邸三趙王既廢高后立諸呂為三  
王檀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  
侍燕飲高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  
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  
太后言耕田師古曰欲高后見子畜之師古曰比笑  
曰顧乃父知田耳師古曰顧念也乃汝子也若生而為王  
子安知田乎師古曰亦汝也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  
言田意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師古曰種者言多生也種者言多生也

也疏立者四散置之師古曰以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師古曰以  
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章追  
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  
太后左右大驚業已許其軍法亡以罪也因罷酒自  
是後諸呂憚章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疆師古  
為反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  
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欲為亂章以呂祿  
女為婦知其謀乃使入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  
西師古曰西朱虛侯東牟侯欲從中與大臣為內應  
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聞此計與其舅駟鈞  
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師  
日召讀乃發兵入衛王宮魏勃給平曰王欲發兵非  
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

于傷及

隆按以下連用  
西字木上文欲  
令發兵西一句  
來

王維桓曰史記  
欺字上有見字  
更

隆按齊國已構怨  
邪徒利其兵耶  
則齊國已構怨  
于琅邪矣入開  
計事安利于齊  
而遣之齊之君  
臣於是乎失着  
矣

衛王師古曰謂將兵及衛守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

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

不斷反受其亂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

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給琅邪王

曰呂氏為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

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太王太王自高帝將也

師古曰言自高帝君戰事齊王不敢離兵服虔曰不

之時已為將也而到使臣請太王幸之臨也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

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適馳見齊王

齊王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

而并將其兵琅邪王劉澤既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

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也推本言之太王高皇帝

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

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太王諸臣無為也

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

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

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

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

春秋高聽諸呂擅廢帝更立又殺三趙王滅梁趙燕

以王諸呂分齊國為四師古曰本自齊國更分為四也忠

臣進諫上或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師古曰

也此之於財方未未能治天下固待大臣諸侯今諸

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橋制以令天

下師古曰橋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橋音矯宗廟以危寡人帥兵入誅不

當為王者漢聞之相國呂產等遣大將軍賴陰侯灌

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

茅坤曰史記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怨齊之詐奪其兵故曰田家云云方與上文相照應緊嚴今止曰大臣議似索然邵寶曰澤之西也脫齊之留而已迺得吐天下之至計焉其志大其義正然以駟鈞薄氏量較孰為惡矣長者則非天下之極論也

隆按章以誅呂氏之變案茅坤曰魏勃既言而股戰未必非以是欺嬰也而卒以見罷亦智矣隆按復追叙勃一段結勃案

隆按了齊表王案

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皆曰毋家駟鈞惡矣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訪以呂氏故幾亂天下猶方也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毋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高帝子於今見在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代王而遣章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後救火乎師古曰言以杜穆將

服待有因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股脚也恐不能言詔命也者終無他語灌將軍孰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勃勃去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司之得勃師古曰物謂鬼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言為參御言事以為賢言之悼惠王王召見拜為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薨哀王嗣勃用事重於相齊王既罷兵歸而代王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予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黃金千斤是歲齊哀王薨子文王則嗣十四年薨無子國

隆按了城陽王章案

除城陽王章孝文二年以朱虛侯與東牟侯興居俱立二年薨子共王喜嗣孝文十二年徙王淮南五年復還王城陽凡立三十三年薨子頃王延嗣二十六年薨子敬王義嗣九年薨子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子荒王順嗣四十六年薨子戴王恢嗣八年薨子孝王景嗣二十四年薨子哀王雲嗣一年薨無子國絕成帝復立雲兄俚為城陽王王莽時絕濟北王興居初以東牟侯與大臣共立文帝於代即曰誅呂氏臣無功請與太僕滕公俱入清宮師古曰滕公夏侯嬰也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始誅諸呂時朱虛侯章功尤大大臣詐盡以趙地王章盡以梁地王興居及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黜其功師古曰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與居意自以失職

隆按了濟北王章案

隆按了濟北王章案

奪以歲餘章薨而匈奴大入邊漢多發兵權嬰將擊之文帝親幸太原興居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上聞之罷兵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虜濟北王張晏曰王自殺國除文帝憫濟北王逆亂以自滅明年盡封悼惠王諸子罷軍等七人為列侯師古曰罷讀至十五年齊文王又薨無子時悼惠王後尚師古曰有城陽王在文帝憐悼惠王適嗣之絕於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子列侯是在者六人為王齊孝王將閭以楊虛侯立濟北王志以安都侯立菑川王賢以武成侯立膠東王雄渠以白石侯立膠西王卬以平昌侯立濟南王辟光以勃侯立服虔曰勃音勒孝文十六年六王同日俱立立十一年孝景三年吳楚反膠東膠西菑川濟南王皆發兵應吳楚

漢書卷三十八 景十三王傳

王慎中曰前云  
四王皆英兵後  
云四王皆伏誅  
而此以下歷言  
三國疑行  
隆彼路中大夫  
類紀信而借也  
佚其名

王維慎曰二初  
字相應  
隆按子膠東王  
膠西王濟南王  
留川王莽

隆按迫劫雁前  
圍急句

皇

王維慎曰風以  
此事句約而及

欲與齊師古曰與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

圍齊張晏曰膠西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

路中大夫為中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

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

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師古曰若

汝也反謂友齊趨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詐

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

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

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

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樂布平

陽侯等兵至齊師古曰平擊破三國兵解圍已後聞

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樂自

殺而膠東膠西濟南留川王皆伏誅國除獨濟北王

在齊孝王之自殺也景帝聞之以為齊真善師古曰

首無逆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

為懿王二十四年薨子厲王次昌嗣其母曰紀太后

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王后王不愛紀太后欲其家

重寵師古曰重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師古曰諸

主而紀氏所至師古曰正其後宮無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

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姦齊有宦者徐甲師古曰宦入

事漢皇太后張晏曰自太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

脩成君非劉氏子蘇林曰皇太后太后憐之脩成君

有女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

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大喜使甲之齊時主父偃知甲

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

充王後宮甲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怒曰王有后後

事漢皇太后

以

王維楨白史記  
自殺下石絕無  
後三字不可除

隆慶齊王案

宮備具且甲齊貧人及為宦者入事漢初無補益乃  
 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甲  
 大窮還報皇太后曰主已願尚娥師古曰尚配也然事有所  
 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坐死師古曰燕  
 云與其子女三人姦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  
 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  
 言定國姦其子故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  
 女及其姊妹故以燕感太后師古曰言齊王與其  
 死不足嫁太后曰母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淫聞於上  
 女與之師古曰浸淫字主父偃由此與齊有隙偃方幸用  
 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師古曰收一市人  
 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  
 王於親屬益疏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及吳楚  
 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武帝拜偃  
 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王通

於姊翁主所者辭及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  
 乃飲藥自殺是時趙王懼主父偃壹出敗齊恐其漸  
 疏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師古曰輕重  
 天子亦因囚偃公孫弘曰齊王以憂死無後非誅偃  
 無以塞天下之望偃遂坐誅厲王立五年國除齊北  
 王志吳楚反時初亦與通謀後堅守不發兵故得不  
 誅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二國城  
 陽菑川菑川地比齊師古曰比近也昔頻一反武帝為悼惠王冢  
 園在齊廼割臨菑東園悼惠王家園邑畫以予菑川  
 師古曰園謂周籍令奉祭祀志立三十五年薨是為懿王子  
 靖王建嗣二十年薨子頃王遺嗣三十五年薨子思  
 王終古嗣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  
 子及諸御婢姦如淳曰八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書

畫

漢書卷三十八

隆按了齊北王  
案  
文披此其敘諸  
侯先後盛衰之  
異而漢封之過  
詞與諸王之自  
時滅亡亦因以  
見  
又按時諸侯以  
下班掾所補載  
史記似也

劉知幾曰漢制  
宗子皆受制京  
邑諸侯必從官  
天朝雖名班爵  
禮異人若班氏  
知其若是故於  
蕭曹茅上之封  
荆楚或李之屬  
一槩稱傳元復  
世家事執當然  
非矯枉也  
隆按此傳本史  
記蕭何世家言  
而稍益之  
劉放田持法者  
或以已意私怨  
陷人謂之害故  
曰於文毋害餘  
說太泛  
洪邁曰秦御史  
欲入言名何何  
固請得毋行則  
當秦之未已知  
其不能久矣非  
若信之歎策弗  
用及平之懼罪

使贏伏太馬交接師古曰贏者露形也音郎果反終古親臨觀產  
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師古曰夫除也音丘呂反事下丞相  
御史奏終古位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  
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  
逆不倫請逮捕有詔削四縣二十八年薨子考王尚  
嗣五年薨子孝王橫嗣二十一年薨子懷王交嗣六  
年薨子永嗣王莽時絕贊曰悼惠之王齊最為大  
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  
姓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時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羣  
卿以下眾官如漢朝漢獨為置丞相自吳楚誅後稍  
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張晏曰諸侯有罪  
在諸侯王表附益言欲增益諸侯王也其後諸侯唯  
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漢書評林卷之九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九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蕭何曹參傳第九

蕭何沛人也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服虔曰為人解  
劭曰雖為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無害若言無比  
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音灼曰酷吏傳趙禹  
為丞相亞夫吏府中皆稱其廉然亞夫不任曰柳知  
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害  
傷也無以能傷害之者蘇晉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  
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常佑之師古曰佑助也言居  
亭長何又高祖以吏縣咸陽師古曰吏皆送秦錢三  
何獨以五百師古曰出錢以資行也人皆秦御史監郡  
郡與從事辨之張晏曰何與共事備辨明何素有方  
刺史以神史監郡何迺給泗水卒史師古曰泗水郡  
師古曰二說皆同何迺給泗水卒史師古曰泗水郡  
郡卒事第一師古曰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  
毋行孟康曰當還入相秦事故召何也師古曰此說  
非也御史以何明辨欲因人奏事之次言於朝



且誅然後去之也  
鄭樵曰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難當眾人爭取之時何則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以為守計一旦千戈既定文物悉張故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若非圖書有在皆掌可明見則一代之以未易舉也  
降按漢王所以圖天下與何所以成萬世功皆基於勸王漢中數語班氏補初諸侯相約一段極得肯綮

休

胡黃曰自何有養民致賢入之說而漢王嘉納之於是韓信既已而還陳平自遠而至張良失國而擇王野布聞說而徙義三老董公避道而約說諸侯王兵大合而伐楚漢業勃然以與皆何斯言有以啓之也  
隆按只此救事而何之相業已足概其大矣論功第一曠謂不宣

又按以此劇屬任何關中事一句鎖住且應上文何守關中句茅坤曰以上蕭何相業以下並次何所以處功名之際與高帝

廷餒何用之何心不願以情固請而御史止故得不行也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師古曰走謂趨向之音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場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與范增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蜀廼曰蜀漢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王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師古曰周書者本與尚書同類蓋孔子語曰

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漢有河漢名流體美臣瓚曰流俗語也師古曰贊說也是也天漢河漢也夫能誦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為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軍說漢王令引兵東定三秦語在信傳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為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師古曰可其所請依以事即不及秦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師古曰應劭曰乃以所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遂去何常典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劇屬任何關中事師古曰劇讀章阮反此即言專聲之急上者也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師古曰素

所以首寵何處  
王維楨曰上益  
信君本屬專屬  
任向來

王充曰蕭何安  
坐樊鄴馳走封  
不及馳走而先  
安坐者蕭何以  
知為力而樊鄴  
以力為功也蕭  
何所以能使樊  
鄴者以入秦收  
飲文書也象將  
拾金何獨撥書  
坐知秦之形勢  
是以能圖其利  
害衆將馳走者  
何驅之也

劉子翬曰鎮國  
家撫百姓何實  
有焉若曰發縱  
指示其功人也  
斯言過矣

參

凌約言曰班揚  
云心欲何第一  
固不待鄂君而  
決矣而帶復天  
然者假鄂君以  
服君臣耳  
王維楨曰述千  
秋之言一照  
前

昔山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師古曰鮑生  
客反鮑姓鮑而今上暴衣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為  
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請軍所上益  
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詗漢五年已殺項羽即

皇帝位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不決上以何功最  
盛先封為鄼侯文類曰音贊師古曰先封何者謂諸  
南陽解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  
在高紀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雲今蕭

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  
何也師古曰顧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  
曰知之師古曰發縱謂解縱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

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縱而放之也指示者以手  
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告不為蹤今諸君徒能走得  
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

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  
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千人皆隨我功

不可忘也羣臣後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奏位次  
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

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何應劭曰橈屈也師至位次  
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回第一關內侯鄂千秋時為

謁者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  
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跳身

逐者數矣師古曰跳身謂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  
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絕者數矣夫

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  
食不乏陛下雖數下山東蕭何常全關中待陛下此

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

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

萬世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

王維模曰何送我句應節

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待鄂君迺得明於是因鄂千秋故所食關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賞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師古曰贏餘也二謂二百也衆人送皆三百何獨五百故云贏二也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吕后用何計誅信語在信傳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單師古曰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

隆披於中有疑君心與上文鮑生云有疑君心句相應

王維曰或謂何傳先言何強買民田宅後言何強買田宅致民之訟者蓋出子不得已也陰按篇中三次大說相應以能用三人計也不然者何亦危矣哉

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師古曰忠其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曰問所營為何曰為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糧食資用出以佐軍也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師古曰孳字與攷同攷攷言不怠也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貴資以自汙上心必安師古曰貴賤也於是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師古曰道遮行師古曰遮天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迺利民民所上書皆以

漢書卷三十九

如陳平當呂氏  
異說之際日飲  
醇酒戲婦人亦  
是此意  
又按何為賈人  
請死与客所畫  
賈田宅自汗者  
皆矣帝果大怒  
而繫之以是益  
信三人者之善  
子畫也  
許應亭曰鮑生  
東陵侯及或人  
為何謀皆出于  
權謀而王衛尉  
之所為高帝陳  
者他正而為賢  
矣哉

即規正語意既  
直於激切中有  
婉順体可謂得  
諫手之大義雖  
微高祖其孰不  
降心以聽乎  
王偉曰何与帝  
同起事膺重任  
守關中諸臣功  
無与比盛帝恐  
其自驕以取禍  
故遣卒為衛又  
擊之廷尉以抑  
折之使保令終  
非誠疑何也設  
疑之則已以待  
韓彭者待之矣  
而何至自汗以  
求免此在其術  
中而不知也  
隆按孫叔敖將  
死戒其子曰王  
封女必無受利  
地後赦死王以  
妾地封其子而  
子辭請寢之丘  
遂十世不絕何  
之意其即教之

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陝上林中  
多空地弃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為獸食師古曰粟  
禾稈也言  
豪音工老反釋音工旱反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  
財物為請吾死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  
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前問曰相國胡  
字師古曰史失之也侍謂侍天子也 前問曰相國胡  
太罪陛下繫之暴也師古曰前問謂進上曰吾聞李  
而請也胡何也  
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  
金為請吾死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  
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乃疑  
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  
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  
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  
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

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擇是日使使持節赦  
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跌入謝上曰相國休矣師古  
曰令  
出外自相國為民請吾死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  
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高祖崩  
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因問曰君即百歲  
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  
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  
師古曰為家不治垣屋垣牆也曰令後世賢師吾儉  
不賢毋為執家所奪孝惠二年何薨諡曰文終侯子  
祿嗣薨無子高后迺封何夫人同為鄴侯小子延為  
筑陽侯師古曰鄴及筑陽皆南陽縣  
也今其地並屬襄州筑音逐孝文元年罷同  
更封延為鄴侯薨子遺嗣薨無子文帝復以遺弟則  
嗣有罪免景帝二年制詔御史故相國蕭何高皇帝

漢書卷五十九 蕭何傳

意欵  
又按子遺嗣以  
下班史所補  
茅坤曰予按蕭  
何後數絕而續  
或成死不甚顯  
何耶

隆按此傳本  
史記曹相國世  
家言當作兩段  
看叙戰功始末  
為一段相齊故  
人相始末為一  
段

茅坤曰首尾附  
蕭何相影

隆按此傳逐段  
叙戰功逐段叙  
官爵

音 減

大功臣所與為天下也師古曰為治也一今其祀絕  
朕甚憐之其以武陽縣戶二千封何孫嘉為列侯嘉  
則弟也薨于勝嗣後有罪免武帝元狩中復下詔御  
史以鄼戶二千四百封何曾孫慶為鄼侯布告天下  
令明知朕報蕭相國德也慶則子也薨子壽成嗣坐  
為太常犧牲瘦免宣帝時詔丞相御史求問蕭相國  
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鄼戶二千  
封建世為鄼侯傳子至孫獲坐使奴殺入減死論成  
帝時復封何玄孫之子南繇長壽為鄼侯蘇林曰繇  
繇之孿鉅鹿縣名也師古曰喜為此縣之長傳子至曾孫王莽敗乃絕  
曹參沛人也秦時為獄掾而蕭何為主吏居縣為豪  
吏矣師古曰言參及蕭何並為吏之豪長也高祖為沛公也參以中涓  
從如淳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潔也言擊胡  
其在內主知潔清灑掃之事蓋親近左右也擊胡

陵方與師古曰音房攻秦監公軍大破之監郡者公名也

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

反為魏擊之豐反為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

欣軍碭東取狐父善置名也晉灼曰善置置名也

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元父師古曰音抗先登遷為

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

取臨濟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

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

以沛公為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師古曰為

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

日孤卿也號曰建成君遷為成公屬碭郡師古曰為

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

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

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

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

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

又攻杜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師古音奔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師古音曲音丘破之虞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

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從西攻陽武下轅轅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孟康曰

北從南攻犍與南陽守騎戰陽城郭東應劭曰陳

取宛虜騎定南陽郡師古曰高紀言南陽守騎降封

同疑從西攻武關燒關取之師古曰前攻秦軍藍田

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

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為將

軍從還定三秦攻下辨故道鄧展曰武雍黎蘇林曰

二縣也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

曰壤地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師古曰復圍章

平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

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孟康曰三秦

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

陰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

關至河內下修武度圍津師古曰東擊龍且項佗定

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

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服虔曰

師古曰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音一千反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反於衍氏

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師古曰葉南陽

還攻武彊師古曰武彊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

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師古曰敗謂漢

二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

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邀本無字軍東張蘇林曰

王慎中曰自後參嘗從韓信用兵以故贊中有

陰按至滎陽下史記有凡二歲三字著參功成之速作一小結恐不可削

王慎中曰自後參嘗從韓信用兵以故贊中有

王慎中曰自後參嘗從韓信用兵以故贊中有

王慎中曰自後參嘗從韓信用兵以故贊中有

王慎中曰自後參嘗從韓信用兵以故贊中有

王慎中曰自後參嘗從韓信用兵以故贊中有

參與韓信俱征  
伐句  
邵經邦曰參與  
帝同起曹沛若  
此其故也又與  
信俱為相國若  
彼其尊也而曰  
屬曰從曹无芥  
蒂信一旦失王  
顧驚亡不得志  
至羞身絳灌等  
列然則參之心  
不但天下已平  
始務寧靜登一  
雖于戈倥忽時  
亦已然矣

河東師古曰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  
邀古速字  
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  
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  
相國夏說軍於鄒東蘇林曰鄒太原縣也大破之斬  
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  
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鄒城中戚公出走  
追斬之迺引兵詣漢王在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  
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  
定濟北郡收著濼陰平原高盧師古曰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進書  
之耳著音竹庶反濼音宅合反濼與隔同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  
密文穎曰或大破之斬龍且虜亞將周蘭將次將也  
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  
許章及故將軍田既師古曰守相者韓信立為齊王引

隆按叙參功一  
段總結上文戰  
功

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  
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為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以長  
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高祖六年與諸侯剖  
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  
參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破之黥布反參從悼惠  
王將車騎十二萬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  
斬還定竹邑相蕭留師古曰四縣名參功凡下二國縣百二  
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太莫頭郡守司馬  
侯御史各一人如淳曰頭音教張晏曰莫教楚鄉號  
孝惠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  
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  
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  
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張

一本久作及是也

隆按此一段治要用黃老術句伏後清淨寧一案齊國安集句伏後垂拱守職案屬其後相句伏後遵何約束案下擾獄市句伏後不桀歌呼史案句句理伏照應

日黃帝老使入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師古曰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日舍人猶家人也治行謂脩行治裝也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孟康曰夫獄市窮極姦人姦人無所容窮人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及為宰相有隙師古曰參自以戰鬪功多而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孟康曰取年長何之約束師古曰舉昔無更改擇郡國吏長夫

徒黃老中見解來故而相推附如一人隆按叙參入相只以飲酒一事子結其相業至末方以垂拱守職發所以飲酒之意此叙事之妙方孝孺曰秦之亡不在乎無制而患乎多制不患乎法疎而患乎過密使參而相漢復苛推而詳禁之是參三秦之禍而熾之也故參受無功之名而不受圖有功以禍當世則利擇陰施於斯民安於漢而不離漢業藉以久遠者參之功也李東陽曰當惠

也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師古曰醇酒不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師古曰從吏史廼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師古曰張設坐席而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入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師古曰窋音張律反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為年少故也廼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師古曰高帝新弃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女也窋既洗沐歸時問自從其

漢書卷三十九

蕭何傳

九

三



帝立而遭呂  
后參月淫樂  
不德政為參  
者能因呂后  
之慘而導帝  
以齊家之道  
因惠帝之淫  
祭而戒之以  
憂勤之義天  
下雖不大治  
且不大亂奈  
之何蓋惠王  
官圖之內而  
不知症焉朕  
非平勃為非  
擊桡正于后  
則漢之為漢  
我不敢知惡  
在其為清淨  
之效也  
王世貞曰史  
記云蕭何為  
法類若登一  
漢書則云講  
若登一類訓  
直又訓明訓

所諫參師古曰謂空際也自從參怒而答之二百  
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  
君也師古曰及者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  
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  
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  
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  
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師古曰且  
參為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  
講若畫文穎曰講或作較師古曰曹參代之守而  
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師古曰載密嗣侯高后時  
至御史大夫傳國至曾孫襄武帝時為將軍擊匈奴  
薨子宗嗣有罪完為城且至哀帝時乃封參玄孫之

筆

和溫公通鑑述  
在較揚用修證  
之似也却又妄  
改對作對則又  
死謂  
隆按此贊本史  
記蕭曹二替而  
合之者  
隆按高祖五載  
而成帝業其所  
以撫閔中安刻  
氏者蕭之規曹  
之隨也故兩相  
同傳  
隆按史記云因  
民之疾奉法順  
流与之更始作  
三句漢書改奉  
為泰而曰因民  
之疾奉法作一  
句順流与之更  
始作一字為當  
豈史記奉字疑  
有所  
凌震曰秦自孝  
公以來至於皇  
立法割制以鐵

孫本始為平陽侯二千戶王莽時薨子宏嗣建武中  
先隆河北封平陽侯至今八侯劉攽曰八  
贊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  
皆以刀筆當時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  
漢興依日月之末光師古曰見龍在田天下不明  
贊言何參值漢初興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  
征伐師古曰高祖出征何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  
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  
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羣臣聲施後世為一代宗臣  
師古曰言為後世之慶流苗裔盛矣哉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九終

漢書評林卷之三十九終

磨鍛鍊其民極矣何參觀見其害而收其民于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而無聊是以一切之休息以養成漢家之元氣

隆按良傳稱捐史記文大都燒絕棧道以上節飾借漢報韓以下則又為韓以報漢云

宋祁曰宦疑是嘗字張泰復曰子房博浪之擊始皇大索十日不得非子房之智也天下厭秦無道莫不欲共擊之故有願為子房隱者後世不察疑子房如方士所云遁形之隱者亦惑矣哉

隆按地下者父謂良下取復即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

張陳王周傳第十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也

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師古曰釐王讀曰儻悼

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

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

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五世相韓故師古曰從昭侯至悼

惠王九師古曰九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晉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

長也師古曰二說並非蓋當時賢者之號也良既見之因而求得力士得力士為鐵椎

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至博浪沙中服虔曰河南陽武南地名

也今有亭師古曰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師古曰狙謂密伺

觀誤中副車師古曰副謂後乘也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師古曰

也師古曰求賊急甚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

也師古曰

侯麻使公子執  
之結被古人以  
類忍成就豪傑  
因解擊秦軍疆  
忍一諫沛公還  
軍霸上疆忍二  
勸帝捐關以東  
疆忍三躡足封  
假王疆忍四天  
下已定遂學道  
辟殺疆忍五疆  
忍二字一篇關  
鍵

邵宝曰秦銷兵  
器兵書豈獨存  
乎万或有一而  
老人得以授良  
真非人間物矣  
老人高良之義  
而惟其祖擊之  
勇于是乎教  
在意不在言而  
况書哉然則所  
謂教城者  
何老人以是隱  
良以是神固授  
受之餘意也  
盧舜治曰圯上  
老人受書一編  
即黄石公素書  
今其書具在  
隆按項伯從良  
匿伏後救良案  
景駒在陳留伏  
後類封留案

共

游下邳圯上服虔曰圯音顧楚人謂橋曰圯應劭曰  
日下邳之水非汜水也也文穎曰汜水上橋也師古  
曰下邳之水非汜水也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師古  
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師古曰愕驚貌也顧謂良  
其老迺疆忍下取履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而去良  
殊大驚父去里所復還里師古曰行丁曰孺子可教矣  
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  
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  
會師古曰放良令去戒以後五日雞鳴往父又先在  
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  
項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次  
書故師古曰音鞭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與十二年孺  
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遂去

不見且自視其書迺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居  
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  
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陳留良  
欲往從之行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遂  
屬焉沛公拜良為廐將服虔曰良數以太公兵法說  
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良為它人言皆不省良曰沛  
公殆天授師古曰殆近也故遂從不去沛公之薛見項梁其  
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  
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  
為韓王以良為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  
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  
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楊熊軍  
沛公迺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

王楨中曰秦兵  
高彊未可輕良  
至此已非傅浪  
沙中之伎倆矣

武關沛公欲以二萬人擊秦燒關下軍師古曰良曰

秦兵尚彊未可輕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臣聞其將屠者子賈師古曰易動以利

為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皆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

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

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迺引兵擊秦軍大破

之逐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

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

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

沛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

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迺具

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奈何良曰沛公誠欲背項

王邪沛公曰鯽生說我距關毋內諸侯服虔曰鯽音

為奈何良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伯飲為壽結婚

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所以距關者備它盜也

王維楨曰叙書  
阿蔡作教語  
嫌于簡

史然下有良久字  
早有不固不能也四  
字

隆按不遺韓王  
之國與殺之一  
直事也史記作  
兩處叙不如班  
書徑截  
又按項王以良  
遺書之枚遂不  
復顧忌一意北  
擊齊而漢王得  
因之以定三秦  
班祿移漢王還  
定三秦句于前  
殊不得情事

有此千古隻眼  
始識之  
史代字作代字  
隆按良多病三  
句承上起下

王漢曰食其欲  
立六國後高祖  
非不知不可立  
也而以問良是  
特以嘗其心爾  
蓋良始惟為韓  
報仇又嘗說項  
梁立韓成為王  
已為韓司徒而  
後又自意中去  
漢而歸韓高帝  
恐良終為韓不  
為漢故因疑其  
謀以管良宜果  
不知六國後不  
當立哉而子房  
固且力陳其不  
可此在其術中  
而不知者也

曰本不盡與漢  
中故請求之  
項王許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  
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棧道閣道也示天下無  
還心以固項王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師古曰還  
且行且燒所過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  
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之時漢王還定三  
秦良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  
不敢復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與趙欲并滅楚項  
羽以故北擊齊良迺間行歸漢漢王以良為成信侯  
從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而還至下邑師古曰梁  
宋州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  
誰可與其功者師古曰捐關以東謂不自有其地良  
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  
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

韓信可屬大事當下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  
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  
魏王豹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  
破楚者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  
臣時時從漢二年項羽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憂恐  
與酈食其謀燒楚權師古曰燒弱也酈生曰昔湯  
伐桀封其後杞武王誅紂封其後宋今秦無道伐滅  
六國無立錐之地陛下誠復立六國後此皆筆戴陛  
下德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南面稱伯楚必歛衽而  
朝師古曰衽衽也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師古  
酈生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曰  
客有為我計燒楚權者具以酈生計告良曰於子房  
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

許應元曰張許非也  
王封六國後為法周武自以得算之善算即算籌也留侯即以周武已事明今之不能行故曰借前著籌之

隆按不可四與不可五大總一意而分言之

茅坤曰史記原文以代祭紂為一事而以楚惟世強云云為餘語漢書改之似勝

隆按刻印銷印相應  
劉子暈曰食其欲立六國後張良難之反追楚復請王越信何也蓋是時楚兵再敗借越信一戰之力以滅之因時應變此善用兵者也

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以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師古曰

庶反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

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

商容問師古曰商容殷賢人也式箕子門師古曰式亦表也

說至其門而無封比于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

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也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木橋有漕粟也散鹿臺

之財臣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師古曰許慎云劉向云鹿臺大三里高千尺也以賜貧窮

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以畢偃革為車蘇林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不復用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

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息牛桃林之墟晉灼曰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師古曰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林焉名曰桃林

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左親戚弄墳墓師古曰左者言其乖避而

委離之以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

乃立六國後唯無復立者師古曰既立六國後土地皆盡無以封功勞之人故

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矣且楚唯毋彊六國復撓

而從之服虔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而從之

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

豎儒幾敗迺公事師古曰輟止也哺食在口中者今

趙銷印後韓信破齊欲自立為假齊王漢王怒良說

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信傳五年冬漢王

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

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高紀漢六年封功臣

今字作今

隆按良未嘗有戰鬪功與前未嘗特將意同凌約言曰良從子留而願封留於留且然寧忘情于韓耶

羅大經曰子房早年頗佻判軻晚願伯仲連得老氏不敢為天下先之術荆公詩云漢業有仁倚仰中留侯于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幹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全不費力勝翁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

每自犯手做又凡事只到半中央而止如看花切勿看肉披是也

隆按定功行封應上爭功不安未得行封句

楊慎曰良云北有胡死之利史漢皆不解胡苑之義後人或改

良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迺封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復讀曰復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而反也言近始安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陛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天下不足以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而謀反耳上迺憂曰為將奈何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

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服度曰未起之時與用辱高祖我欲殺之為功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

上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漢中縣也師古曰今則屬益而急趨丞相御史定功行封趣音促羣臣

罷酒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

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師古曰殽殺山也音酒也背河鄉雒其固亦足恃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

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師古曰沃者澆灌也言其土沃野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

者也養禽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

死作戎非也按  
漢管儀引侯應  
之言曰陰山東  
西千餘里單于  
之苑囿也

隆按性多疾伏  
後彊起案閉門  
不出伏後呂澤  
劫良案

茅坤曰道引者  
子房於功成後  
為蛻骨法

張時微曰四皓  
既屑食茹芝終  
其自先他菓豈  
愛此區區金玉

若乎既不為高  
帝出又復為太  
子出乎且薛漢  
之從亦既散而  
之四方夫又何  
自一旦而集建  
成矣乎惠帝既  
立四人者固佐  
命元勳也何絕  
不見其名跡乎  
良蓋知高帝頃  
慕四人假偉衣  
冠善儀狀者稱  
說姓名以讎必  
計且帝豈不知  
太子必不可易  
且后必不可廢  
特不念於戚姬  
之愛故亦假四  
皓以沮戚姬又  
奚暇問其膺不  
膺也凡此皆諱  
以濟事而不由  
於正者也

抱索隱曰此語  
出韓子

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師古曰輓引諸侯有

憂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劉敬說是也於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

是上即日駕西都關中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

食穀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閉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

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未能得堅決也

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

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君常為上謀臣今

上日欲易太子師古曰言曰君安得高枕而臥良曰

始上數在急困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

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

我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所不能致者

四人師古曰顧念也四人謂園公綺里季四人年老

矣皆以上嫚媯士師古曰媯古侮字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

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毋愛金玉璧帛令太子

為書里辭安車因使辨士固請宜來師古曰宜來應得其來

為客時從入朝念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

澤使入奉太子書里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

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四

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

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即位不益師古曰太子

矣雖更立功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俱諸將

皆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迺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

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拘

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

居愛子上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

漢書卷之四



隆按晦翁云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

隆按自將而東暗與鼓行而西句相顧

隆按因叙良行少傳事遂插入太傳來以起下文

羅大經曰高帝晚歲欲易太子

蓋以呂后贊成

杜遠慮非弱於戚姬而為之邪

謀也若泉謂帝以太尉屬勃及

欲斬喻皆是知有呂氏之禍可

謂識帝之心失子房智人也乃

引四皓羽翼使帝涕泣悲歌而

上帝之泣豈為兒女子泣邪朕

後趙王醜亡惠帝晏死向非呂

后先袒平勃交龍則劉氏無噍

類矣杜牧謂四老安知是滅劉

誠哉是言也教英曰高皇既

自言求公不得矣又焉有輕罵

之事則太子高皇之子也父為

天子而天下欲為太子死死欲

聞為上泣言師古曰因繇布天下猛將善用兵今諸

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也迺命太子將此屬

莫肯為用且布聞之鼓行而西耳師古曰擊鼓而上

雖疾彊載輜車臥而護之師古曰輜車衣車也諸將不

敢不盡力上雖苦彊為妻子計於是呂澤夜見呂后

呂后承閒為上泣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之豎子

固不足遣惟思也迺公自行耳師古曰迺公女父也於是上自

將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霸上良疾彊起至曲郵師

日在新豐西今見上曰臣宜從疾甚楚人剽疾願上

慎毋與楚爭鋒師古曰剽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

關中兵上謂子房雖疾彊臥傳太子是時叔孫通已

為太傅良行少傳事漢十二月上從破布歸疾益甚

愈欲易太子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

引古以死孝太子上陽許之猶欲易之及宴置酒太

子侍四人者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須眉皓白衣冠

甚偉師古曰所以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

其姓名上迺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

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

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

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

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召戚夫人指

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呂氏真迺主矣戚夫人泣涕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

歌師古曰若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師古曰鵠羽

翼以就橫絕四海師古曰就成也絕橫絕四海又可

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師古曰繳音繳音之若反

何為哉無乃以  
父子為兩家而  
敵國相視乎愚  
謂從太子游者  
非其四皓也

隆按借良自言  
明良助漢本旨  
總結上文

盧舜治曰良乃  
帝所憚而服者  
一旦舍萬戶侯  
而去帝其信之  
乎帝不信則良  
不能去唯托於  
神仙而惑於妄  
誕帝於是知良  
之去無能為也  
而春秋復讎之  
義大易知幾之  
神可以兼得之  
爾至此庶了黃  
石公孺子可教  
一案

其術耳未退則  
辟穀為重退  
則辟穀為輕不  
食可食亦可雖  
然術勝而道微  
矣此所以為良

隆安史記陳平  
傳內附見王陵  
班椽既分作兩  
傳則自言我多  
陰謀一段不當  
仍贅於陵尾云  
茅坤曰治黃老  
之術一篇赤幟  
史記所不及處  
王慎中曰先下  
伯逐其婦句暗  
為平明無盜嫂  
事

歌數闕也師古曰闕盡戚夫人歔歔流涕師古曰歔音  
音詩上去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  
力也良從上擊代出奇計下馬邑及立蕭相國服虔  
時未為相國良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眾非天下  
勸高祖立之師古曰著謂良迺稱曰家世相韓  
所以存亡故不著書師古曰著謂良迺稱曰家世相韓  
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  
以三十古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  
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  
神農時為雨師服水土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  
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  
得去迺學道欲輕舉師古曰道高帝崩呂后德良迺  
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師古曰解何  
自苦如此良不得已彊聽食後六歲薨諡曰文成侯  
良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書者後十三歲從高帝

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并  
葬黃石每上家伏臘祠黃石子不疑嗣侯孝文三年  
坐不敬國除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師古曰陽武縣名屬少時家  
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  
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大美色人或謂平  
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親家生產曰亦食  
糠數耳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音灼有叔如此  
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棄之及平長可取婦富人  
莫與者貧者平亦媿之久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  
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  
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

平師古曰視而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  
平悅其奇偉

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  
平悅其奇偉

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  
平悅其奇偉

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  
平悅其奇偉

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  
平悅其奇偉

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  
平悅其奇偉

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  
平悅其奇偉

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  
平悅其奇偉

陸按篇中連用  
常耕田句食糟  
豕句富人莫與  
句以席為門句  
與四會字皆根  
籍首少時家貧  
一句承  
又按以上叙平  
未遇時事簡  
而詳詳

王維慎曰持下  
平已前謝兄伯  
句了伯案此文  
字周容處

陸按以上叙平  
夫魏去楚之故  
為後絲權說乎  
張本事多而詞  
略  
又按先次封金  
與印為下贏而  
佐刺無與巨贏  
身來兩處張本

茅坤曰豪雋士  
豈肯默也依人

負郭窮巷師古曰負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平仲曰平貧  
不事事師古曰不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  
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為平貧  
廼假貨幣以聘師古曰貸音士載反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  
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廼父事嫂  
如事廼母平既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  
社平為宰師古曰社分肉甚均里父老曰善陳孺子  
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陳涉  
起王使周市略地立魏各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  
濟平已前謝兄伯服虔曰謝語其從少年往事魏王  
各為大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護之平亡去項羽略  
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張曼曰禮卿如卿不治事

項羽之東主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  
項羽廼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殷降  
而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師古曰悍音下旦反賜金二十  
溢居無何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時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  
者平懼走廼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閒行  
杖劍亡度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  
當有寶器金玉目之欲殺平平心恐乃解衣解而佐  
刺船師古曰自露其形亦無所懷挾船人知其無有廼止平遂至脩  
武降漢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是時萬石君  
石奮為中涓受平謁平等十人俱進賜食王曰罷就  
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  
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為都尉是日拜  
平為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師古曰謹大

隆按曰美如陳  
平曰見其美夫  
夫曰雖美丈夫  
皆根前長大美  
色一句來

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即與共載使監護  
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為  
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屬韓  
王信軍廣武絳灌等或讒平曰師古曰舊說云絳灌  
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  
絳灌疑味之文不可據也孟康曰飾冠以玉光  
其中未必有也好外見中非所有也聞平居家時盜  
其嫂事魏王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  
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使諸將金多者得善處  
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  
以讓無知問曰有之乎無知曰有漢王曰公言其賢  
人何也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  
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而無  
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

隆按奇計之士  
二句是一篇綱  
領一生功案  
胡寅曰平漢  
王之用人也無  
知薦下則受之  
與平言則說之  
命為護軍諸君  
盡謹則益厚之  
及絳灌言其醜  
行則又召讓之  
而後寵任之其  
後屢出奇計於  
漢有大功而無  
知亦以薦賢受  
上賞此士所以  
樂為用也  
隆按諸將迺不  
敢復言典上諸  
將盡誰相顧

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耳師古曰盜嫂受  
金文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  
遂事楚而去今又從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  
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信入其  
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居  
楚聞漢王之能用入故歸大王贏身來不受金無以  
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  
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迺謝厚  
賜拜以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迺不敢復言其  
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  
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漢王謂平曰天下紛紛何  
時定乎平曰項王為入恭敬愛入士之廉節好禮者  
多歸之至於行功賞爵邑重之師古曰言士亦以此

王維棧曰不受  
敬人又重爵邑  
兩短也反是兩  
長也

茅坤曰用間一  
著本太史公輔  
畧中來

茅坤曰項王所  
怪者爵邑故平  
之反間却從左  
脅上一刀語所  
謂屠龍手

隆按連下果疑  
之果大疑之聞  
項王疑之見項  
王卒墮平計中  
且應上問其君  
臣以疑其心句  
又按天下事大  
定與上何時定  
指摩即定兩處  
相應且以著平  
之計不爽云

隆按用其計策  
卒滅楚是小結  
束

不附今大主媢而少禮士之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

饒入以爵邑士之頑頓者利無恥者亦多歸漢如淳曰頑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誠各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

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師古曰彼項王骨髓之臣亞

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師古曰不過數人耳大王

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開開其君臣以疑其心師古

音居項王為入意思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

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

所為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開於楚軍宣言諸

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列地而王

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

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師古曰舉鼎俎而來見楚使即陽驚

曰以為亞父使迺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

使更以惡草之具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

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

父聞項王疑之迺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

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師古曰疽

千余平迺夜出女子二千入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

迺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明

年淮陰侯信破齊自立為假齊王使使言之漢王漢

王怒而罵平躡漢王孟康曰躡謂漢王足漢王寤迺厚遇齊

使使張良往立信為齊王於是封平以戶牖鄉用其

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

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院豎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

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平曰人之上書言

茅坤曰以下委  
曲難高祖曲盡  
高祖曾中伎倆  
繞下雲夢一着

隆披雲夢之計  
果奇乎哉幸信  
不友耳既信果  
反且潛以兵襲  
帝於雲夢又焉  
得召之即來以  
就后車之載哉  
吾固於帝之遊  
雲夢而知信之  
无反心平之計  
之未為奇也

隆披平之焗功  
無知果不皆本  
也耶不過以帝  
猜忌之故廼寓  
意於不忍背无  
知因以明其不  
背漢耳不然雲  
夢獨游且忍於  
縛同率之信而  
彼不忍背一无  
知哉此亦平自  
全計也  
又按此了無知  
前案  
王維積日史記  
注中桓譚新論  
叙帝用平奇計  
解圍得出甚詳  
大都祖張儀全  
勒尚說鄭袖故  
智或者本此而  
臆度之耳  
隆披平自初從  
一段總結一篇  
綱領  
又按平出奇計  
不止六也嗣後

信反。人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兵精孰與楚。上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敵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師古曰楚澤名夢音陛下第出偽游雲夢師古曰莫風反又讀如本字但也語聲急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郊迎謁師古曰言也而陛下因禽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為然迺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語在信傳遂會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為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

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迺復賞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以得開師古曰闕氏音焉支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孟康曰中山蒲陰縣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雒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滅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高帝從擊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師古曰陳其短

囚曾致上使上  
目詠二帝崩地  
至官其甚哀二  
伴不治宰相事  
日飲酒戲婦女  
三吕后欲王諸  
吕平偽聽之四  
合謀卒誅諸吕  
立文帝五既誅  
諸吕以右丞相  
議勃不居功六  
第前六計者佐  
高帝定天下而  
後六計則事太  
后以自全耳總  
之了結魏無知  
稱奇謀之士一  
何案

隆按不叙平丞  
相事載之王陵  
傳也作未了案

劉源漢謂漢書  
折平傳為兩傳  
徒使首尾不合  
詞然

隆按諫王諸吕  
一節足概陵之  
忠梗其折為一  
傳宜也而審食  
其始未與平為  
丞相事仍載于  
尾則似未要云  
茅坤曰陵本氣  
厚而識達故始  
不肯屬漢及入  
關後楚漢得失  
分矣故終附之  
張邦奇曰徐庶  
事劉備其母見  
獲于操庶遂去  
而之操陵於其  
母猶能若是慈  
乎故廢者可典  
權者也陵其趙  
苞之類歟  
隆按高祖刑白  
馬一段本吕后  
紀補入  
隆按惠帝崩而

失過惡高帝怒曰噲見吾病迺幾我死也孟康曰幾  
於上幾音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  
勃代噲將師古曰傳音張憲反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一人既受  
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師古曰  
於道中又吕后女弟吕須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  
欲斬之即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  
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師古曰反接師古曰反轡師古曰反兩手也載檻車  
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師古  
至京師於道平恐吕后及吕須怒迺馳傳先去逢使  
者詔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  
悲因奏事喪前吕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  
師古曰成就也言畏讒因固請之得宿衛中太后迺以  
為郎中令曰傳教帝如傳相之是後吕須讒迺不得行

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為右丞相平為左丞相

王陵沛人也始為縣豪高祖微時兄事陵及高祖起  
沛入咸陽陵亦聚黨數十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  
漢王之還擊項籍陵迺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毋置軍  
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毋欲以招陵陵毋既私送使  
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  
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其  
陵毋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祖之仇  
陵又本無從漢之意以故後封陵為安國侯陵為不  
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  
諸吕為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  
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吕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

高后泣不悲意者念少帝非真諸藩無先而已稱制則大臣木服以故憂惶無策而志不在哀也薛彊孺子爾而議以兩軍授產祿即非高后本指寧不適中其欲乎陵不能力阻于高后未聞之先迨至議王諸呂乃始申白馬之盟則平勃且同然一詞陵百口其能奪哉忠有餘而識不足雖高帝所以稱其少釐也隆按上文因叙平與陵同相遂按下陵事為一傳此因叙平與食其同相又接下食其事附之陵便示

點次食其所附呂后呂后所幸食其處如畫又曰丁按陳乎當時必與食其兩相結故能預測安劉氏之功而并脫呂類之誤也

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而盟諸君不在邪師古小歎也音今高帝崩太后女生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曰於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杜穆安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於是呂太后欲廢陵廼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師古曰杜塞也音才性反杜字十年而薨陵之免呂太后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師古曰食其音異基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不治鄭氏曰不治不治丞相職事也師古曰李奇曰

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類常以平前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讓平曰為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類於平前曰師古曰鄙語也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類之言師古曰顧念也呂太后多立諸呂為王平偽聽之師古曰謂且順從之不持也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文帝立舉以為相如淳曰舉猶皆也衆人之議皆有功皆欲以為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廼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皇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於是廼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二千戶居墳之上益明

二千一本作三



敢怒其精揚之  
虛氣至是索然  
銷鍊而無餘天  
下之大推不待  
發於声色而盡  
歸於已此其得  
御權臣之道者  
也

蘇洵曰固之傳  
周勃汗出洽背  
之耻不載焉見  
之王陵傳其與  
善也不亦隱而  
彰乎

隆按一歲治獄  
可以知民俗厚  
薄一歲錢谷可  
以知國計盈虛  
此直宰相任而  
平乃青之廷尉  
治粟烏得為知  
其在哉異日者  
魏相奏殺父兄  
及夫者數何以  
不責在廷尉奏  
發倉廩故事詔  
責數何以不責  
在治粟誠若乎

首魏相為不知  
任耶則何以後  
世稱相知大體

隆按復次陵與  
食其廷尉案  
洪邁曰平曰自  
吾世即廢後卒  
如其言然良之  
傳更促於平何  
哉者秦將欲與  
漢運和良曰因  
其懈擊之楚漢  
中分天下良勸  
回軍滅之其事  
不止殺降已也  
其无後固宜

隆按勃傳作三  
段看首以下歷  
叙戰功為人以  
下歷叙相業而  
自畏恐誅至固  
絕則止叙其詔  
微一節大較本  
史記文惟增入  
迎代王一段  
洪邁曰高祖諸

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  
一歲決獄幾何

師古曰臨朝問  
也幾音居焉反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  
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洽音洽也媿不能對上亦問  
左丞相乎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乎平曰陛  
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苛各  
有主者而君所至何事也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  
言死罪也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不入主晉灼  
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師古曰交晉  
是也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師古曰驚凡馬  
故以自喻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  
物之宜遂音申也外填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  
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  
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日  
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邪於是絳侯自知

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為  
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  
人妻弃市王陵亦至玄孫坐酎金國除辟陽侯食其  
免後二歲而為淮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淄  
川王反辟陽近淄川平降之國除始乎曰我多陰謀  
道家之所禁平謂陳平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  
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古  
日掌妻備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子夫之姊

周勃沛人其先卷人也師古曰卷縣名地理  
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其曲常以  
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以樂林官引強服虔曰能  
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  
馬也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高祖為沛公初起勃以中  
消從攻胡陵下方與音房豫方與反與戰谷敵攻豐

葦蒲之蒲  
一本作薄  
材

將戰初為一  
體周勃傳連用  
為多字所將卒  
字夏侯嬰傳連  
用以兵車越攻  
戰疾字灌嬰傳  
連用所將卒字  
身字得字傳實  
傳連用備字屬  
商傳連用受印  
字五傳書法不  
同如此灌嬰事  
尤為復重殊讀  
之了不查細讀  
史筆超接高古  
范曄以下豈能  
窺其離與哉  
如秦世曰殿最  
多皆功之高下  
名也  
隆按自初起沛  
還至陽一歲二  
月見時近而功  
多也小結上文

長

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  
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  
謂鎮軍後以兵敵勃擊破章略定魏地攻棘東緡  
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反  
以往至栗師古曰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下破  
之追至濮陽下斬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  
令音善甫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  
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文類曰勃士卒至者多  
多師古曰多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  
謂功多也  
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武  
安侯為碭郡表沛公拜勃為襄賁令師古曰賁從沛公  
定魏地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  
緡氏絕河津擊趙賁軍乃北師古曰賁音南攻南陽  
守齧破武關峽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

隆按益已史記  
作盜已二字筆  
畫相似未辨孰  
是

劉攽曰馳道循  
言乘輿耳言勃  
將卒在馳道有  
功也



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  
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  
日於將率之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救漆師  
日漆扶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泃師古曰泃亦扶還下  
風縣擊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泃師古曰泃亦扶還下  
郿潁陽師古曰郿即岐州郿縣也圍章邯廢丘破之  
西擊益已軍破之如淳曰章攻上邽師古曰東守燒  
關擊項籍攻曲遇最師古曰曲音丘還守敖倉追籍  
籍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  
守雒陽櫟陽賜與賴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  
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師古曰  
所行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  
戶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  
武泉孟康曰縣屬雲中也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



隆接歷叙戰功  
內即帶叙官爵  
又是一格

鞬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  
晉陽後擊韓信軍於砦石應劭曰砦音沙孟康曰地名也齊恭曰砦音赤坐反  
師古曰齊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  
音是地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為太尉擊陳豨  
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降師古曰姓乘馬名降也乘音食孕反  
轉擊韓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  
門守圜師古曰圜者鴈門之名音下頓反因轉攻得雲中守邀丞相  
箕肆將軍博師古曰邀古速字也肆音弋定鴈門郡  
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  
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燕王盧綰  
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師古曰即幽州薊縣也音計得綰  
大將抵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音刑太尉弱  
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師古曰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反破綰軍上蘭

隆接從高帝得  
相國至各一人  
總緒上戰功  
盧綰治曰韓文  
公書記古今稱  
奇絕者觀其散  
叙人馬之處法  
此傳之叙戰功  
也叙法人馬之  
教法此傳之叙  
戰獲也二文並  
所宜法

茅坤曰漢書特  
詳誌巨一節總  
以歸功于勃云

後擊綰軍沮陽服虔曰沮音阻師古曰縣名屬上谷追至長城定上谷  
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  
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師古曰最者凡也總丞相  
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  
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彊敦厚師古曰木彊音木強敦厚音敦厚  
曰木謂質樸反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勃不  
彊音其兩反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勃不  
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如淳曰勃自東  
不以賓生趣為我語其推少文如此服虔曰謂訥鈍  
名拙語為推儲師古曰推也音直推反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  
謂撲鈍如推也音直推反勃既定燕而歸高帝已崩  
矣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為太尉  
十年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  
為相國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  
諸呂語在高后紀於是陰謀以為少帝及濟川淮陽



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它人子殺其  
 母養之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用彊呂氏今已  
 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師古曰云被不  
 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東  
 牟侯興居朱虛侯章弟也曰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  
 官廼與太僕汝陰滕公入宮滕公前謂少帝曰足下  
 非劉氏不當立廼顧摩左右執戟皆佯兵罷師古曰  
 音有數人不肯去官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師古曰荆  
 張釋今此作滕公召乘輿車載少帝出少帝曰欲持  
 我安之乎滕公曰就舍少府廼奉天子法駕迎皇帝  
 代邸報曰宮謹除皇帝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  
 衛端門師古曰端門殿之正門曰天子在也足下何為者不得  
 入太尉往喻廼引兵去皇帝遂入是夜有司分部誅

許應元曰周勃  
 誅諸呂立文帝  
 與霍光發昌邑  
 王立宜帝功等  
 而勃有或入教  
 以遠權位勃亦  
 自危承歸相日  
 霍光不肯歸印  
 卒萌赤於之禍  
 二人皆不學而  
 勃之賢於光遠  
 矣

茅坤曰勃之結  
 薄昭也從畏  
 呂氏

濟川淮陽常山王及少帝於邸文帝即位以勃為右  
 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人或說勃曰君  
 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以  
 厭之則禍及身矣師古曰厭謂當之也言既有大功  
 去即禍及矣厭音反勃懼亦自危廼謝請歸相印上  
 涉反又音烏狎反許之歲餘陳丞相平卒上復用勃為丞相十餘月上  
 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或頗未能行丞相朕所重其  
 為朕率列侯之國廼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行  
 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人家人持兵以見  
 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  
 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  
 獄吏獄吏廼書牘背示之李奇曰吏所執簿也師古  
 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

百  
史記服虔云百音  
蠻陌之陌入聲其方  
言云像中而楚  
之間云陌頭

洪邁漢世母  
后諫政昭其  
之以招權納賄  
其史所不書當  
其一事也  
隆按太后救勃  
之言與王衛尉  
救蕭何之言同  
指

隆按勃傳後附  
亞夫傳本史記  
文而稍更亞之  
人按弟亞夫復  
為侯是綱亞夫  
為守時至封條  
侯是目與史記  
書法不同

王樹曰持國秉  
注秉呼為柄考  
史記亞夫傳有  
持國秉政之句  
因疑持國秉下  
脫一政字秉只  
合作上聲呼

劉子暈曰細柳  
在長安西文帝  
以萬乘臨之軍  
中豈不預知故  
亞夫欲以軍威  
示文帝如穰豆  
之斬莊賈有甚  
為之也後景帝  
怒亞夫竟殺之  
夫行已恭事上  
敬此大臣之節  
也亞夫不知遭  
此結強直自

之師古曰尚配也故獄吏教引為證初勃之益封盡  
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  
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應劭曰陌領祭  
異志謂頭上巾為冒絮師古曰冒覆也絳侯結皇帝  
老入所以覆其頭提擲也提音徒計反絳侯結皇帝  
重將兵於北軍應劭曰言勃誅諸呂廢少帝手貫國  
綰謂引結其不以此時反反况今更有異乎師古曰  
日顧猶文帝既見勃獄辭迺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  
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  
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諡曰武  
侯子勝之嗣尚公主不相中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  
仲反音竹坐殺入死國絕也師古曰意不相可也  
河內守時許負相之內應劭曰許負河君後三歲而侯  
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師古曰秉貴重矣於人臣無

二後九年而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以代父侯矣有  
如卒子當代我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  
餓死指視我負指其口曰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師  
日從音子豎也居三歲兄絳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  
者皆推亞夫迺封為條侯師古曰縣在勃海地理文  
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  
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  
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  
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  
兵刃彀弓弩持滿師古曰彀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古師  
日先驅導駕者也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  
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項上至又不得入  
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

信不移文帝寬仁故雖其景帝忌刻故爾於修廢然則景帝之殺亞夫雖曰濫刑固有以招之矣

茅坤曰千年以來軍容如畫太史公得意之文而漢書不增損一字

隆按非趙涉一說亞夫幾不脫殺之禍班掾補此段甚佳王世貞曰亞夫下獄其禍不在持蓋戾封而在不救梁於大梁太后愛子也其左右習子口必能為百端以譏人而使之信而自太后入謀必能深中帝之諱而不使人查毋亦以條侯畏七國重諶梁以嘗之而為向背地進耶不然亞夫破吳楚不益封即諸將亦無封者豈無意耶陸按亞夫守使宜不往則以委梁之說先自請上也不然人臣何不奉詔耶何孟春曰亞夫

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迺接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應劭曰禮天子為動改容式車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祝身撫式以禮敬人式車前橫木也使人稱謝曰謝也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迺拜亞夫為中尉文帝且朔時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帝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師古曰剽音匹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上許之師古曰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為畫此計亞夫乃亞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

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進說亞夫曰將軍東誅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此行必置間人於殺龍陽陘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師古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出武關抵雒陽師古曰抵至也問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直遲止一二日也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師古曰不意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吏搜殺龍陽間果得吳伏兵迺請涉為護軍亞夫至會兵滎陽吳左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詔使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飢欲退數挑戰終不

運中夜驚其與  
吳道平原後驚  
何異哉二千堅  
卧不起以安衆  
心即秦兵廢境  
而謝安開棋扇  
臨澗淵而履準  
歌謠同一謀也  
方諸無制之兵  
一旦變生不測  
倉皇夫措者固  
為善矣不若不  
驚尤為善

隆接矣是諸將  
句結上文由此  
梁孝王句起下  
文

方孝孺曰景帝  
慘刻忍人也欲  
封其后之兄而  
亞夫不從其心  
罔有殺亞夫之  
端矣特未得其

名耳及降士而  
不封其怒宜愈  
甚特无以屈其  
詭故忍而未殺  
官甲酒之皆景  
帝方幸其有可  
以誅之遂卒真  
於死求其所為  
申確乎有大臣  
之風景帝罪之  
者私恨也  
茅坤曰亞夫為  
丞相沮信及匈  
奴王徐盧等五  
人之封極是而  
惜也景帝不察  
禍以起矣

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  
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如淳曰陬隅也師古曰亞  
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  
餓廼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吳王濞  
奔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  
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  
王頭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廼  
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亞夫有隙歸復置  
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上廢栗太子亞  
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  
后言亞夫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矣也上讓  
曰始南皮及章武先帝不侯師古曰南皮竇彭祖太  
后母弟及臣即位廼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  
廣國

生各以時行耳師古曰言富貴竇長君在時竟不得  
侯死後廼其子彭祖顧得侯師古曰顧反也吾甚恨之帝趣  
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帝約非劉  
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  
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上默然而沮師古曰沮  
意也音其後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漢師古曰功臣  
上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  
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  
廼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相頃之上居  
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戴師古曰戴大無切肉又  
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上  
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戴無箸者此  
恨之也如淳曰非故不足君之食具偶失之也師古  
曰孟說近之帝言賜君食而不設箸此由我意於君

張夫曰可以相  
少主而共危難  
者意非亞夫不  
可而帝乃反之  
是徒以其剛勁  
不荷其形若難  
制而場上者故  
殺之而不赦嗚  
呼景帝者求之  
于形似而失之  
者也  
王世貞曰堅忍  
哉周亞夫也遇  
文而顯遇景而  
敗果在哉申屠  
嘉也遇文而伸  
遇景而屈  
何孟春曰吏之  
謂及地下之言  
是以人命悅上  
意而置無罪有  
功之臣於死地  
廷尉不覺道矣  
景帝之朝豈無  
人能為解勃之  
言者亦由帝之

有不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  
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  
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如淳曰王官官名也張  
楯也師古曰取庸苦之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庸  
知其盜買縣官器然而上變告其事連汚亞夫書既  
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音主簿之簿簿問  
於簿也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  
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辱也  
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責此吏云不勝其任吾不  
用汝故召亞夫召請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  
亞夫曰臣所買器迺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  
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  
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  
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國絕一歲上迺更封絳侯勃也

不復可與言故  
也  
陸按果餓死句  
結許買指象  
又按班史以後  
封信為侯結尾  
見景帝所以殺  
亞失之故  
黃震曰良善謀  
漢亦善自謀陳  
平許謀功不補  
過王陵守正周  
勃則重厚蓋之  
亞夫重厚而守  
正惜景帝之不  
知也  
董份曰黃石近  
恠故又實以功  
力見其天授非  
誣也

子堅為平曲侯續絳侯後傳子建德為太子太傅坐  
耐金免官後有罪國除亞夫果餓死後上迺封王信  
為蓋侯至平帝元始二年繼絕世復封勃玄孫之子  
恭為絳侯千戶  
贊曰聞張良之智勇以為其貌魁梧奇偉應劭曰魁  
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貌反若婦人  
也梧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  
女子故孔子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師古曰子羽學  
者多疑於鬼神鬼神之事也如良受書老父亦異矣  
高祖數離困阨良常有力離遭也豈可謂非天乎陳  
平之志見於社下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於漢而  
為謀臣及吕后時事多故矣師古曰故謂平竟自免  
以智終王陵既守杜門自絕亦各其志也周勃為布  
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諸呂立孝文

廷爭

陳植曰勃既入  
通復問左右祖

漢書卷六十四  
亞夫傳



迎文帝却欲入  
秘詢以未得人  
臣事君之義安  
知事特幸成爾  
而班固以為漢  
伊周何耶

為漢伊周師古曰處伊何其盛也始呂后問宰相高

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師古曰戇愚可以佐之也舊音下維

反今讀音竹巷反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

非迺所及師古曰迺汝也言終皆如言聖矣夫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終

漢書評林卷之四十終

